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  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,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,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## 半高处

某读者批评《行者》不够进取,安于边缘姿态不比不挣。因从小听惯的口号是“勇攀高峰”。

但有句话影响了我的生:不要站在高山,不要站在平原,最美的世界,是半高处看。

半高处,是个不太励志的词,却适合我。与草木静静呆在一起,人不挣扎。幽谷水气充沛,可流出长河的开阔,也可飘起闲云的优雅。高处太寒,立脚地太小,我气力够不着。

曾遇一山民老易,原是银行白领,数着数不完的钞票忽感茫然,后转进山林一住7年,自称活成了一只“山里动物”,却提升了生命质量。

《行者》的视角是平展的。茅奖得主刘醒龙笔下的山沉静质朴;特级教师王栋生(即著名杂文作家吴非)言说“中不溜”,也认同并不险峻的无名小山,皆更在意被忽略的人心细部。

《行者》为文学周刊,每周一见报(4个版)。期待您品读之后的“回声”,并欢迎投稿。  
邮箱:xdcbxingzhe@126.com

《行者》刊登的稿件,江苏省内媒体严禁转载,省外媒体如需转载,需经本报同意,并在刊登时注明出处。

## 大崎也是山

文/刘醒龙

上山后,我道:果然。这心里话是回答上山前自己的想法。那时,感觉里认定大崎山应该是掬几捧龙王井里绽放的水花,给双手染上一份圣洁,去岩头涧尾采撷唇红殷果的季节。

风吹瘪了山的肚子。风吹壮了我们的腰身。

矮矮的是树冠,矮矮的是峰头,矮矮的是云层,我们站在那里,寻找高高的还有谁呢?不知道时,就拼命地说着快活话。问谁愿意当压寨夫人,谁愿意当寨主。一阵肆无忌惮的推选后,又说压寨夫人是抢来的才能镇得住山。又有一番融汇古今的计划,引发山间一阵漾于林涛之上的嬉笑。又问,这好美好美的去处,谁愿意在这里过一辈子?忽地一下大家都安静下来。许久,才有人心虚地说小住一段还行——等了半天,再无下文。

这少年胡涂乱抹一样不知留下几笔舒坦的高山大岭,包容了人生中的全部苦难和忧伤,艰辛和困惑。

父亲对我说:我小时候每天跑五十里路到大崎山砍一担柴。

我对父亲说:我小时候每天跑三十里路到余家冲砍一担柴。

大崎山在黄冈,余家冲在英山,都是大别山用泪水和汗水浆砌而成的。

父亲说你小时候没有我小时候苦。

我说你那是旧社会我这是新社会。

母亲连忙出来圆场,唤着我的乳名说一家子女五个就我吃苦最多。

这些也是在上山前说的。母

亲忧伤的回忆几使我欲弹珠泪。

看看这山,不能不想起父亲。用松枝撩开雾带,想找见哪条路是父亲曾赤脚丈量过的。用亲情嗅遍森林,想觅得哪棵树是父亲歇荫时倚靠过的。用舌尖挑起那枚野果,想寻回父亲饥饿时那种难言的感受。

每每惊回首的公路上,汽车温顺如一只小羊缓缓行着;血脉的细水仰仗着山崖挂地把自己摆动成飘柔的秀发;风瘦瘦的不紧不慢不轻不重地散着步,沿着容不下许多人的小路,似语非语似笑非笑分明一往情深地款款而行,偶尔打旋,驻足在山后的某个传说里,一回回眸一回凝望;竹在摇曳着诉说,说它的潇洒,英俊,说它的肉骨,沉念,说它不喜欢藤,不喜欢一切攀援之物,它把自己的话絮絮地细细地点滴在含蓄的叶尖上,幽幽逃避着那些守望的眼睛。而山中九月的太阳,晒不落落在春天就飘上树梢的叶子,晒不蔫载不起许多晨露的弱草,轻轻地从我们的左眼里起床,悄悄地落在我们右眼里安歇,听不见它划过蓝天的浆声,却将浆叶搅起的剪剪风洒向山,洒向在九月的紫光里晒太阳的我们。

这些都不属于父亲。

裸露着青铜黑褐斑驳的古城墙依然在山里卧成盘龙,古寨门东西南北,正是男人的五指之缝。风可以掠过。路可以穿过。竹可以拂过。太阳可以划过。古寨门的胸怀是铁石做成的。如古寨门一样都听不懂倾诉的还有一树古松。戴着苍茫的扁平树冠,如戴着陈年旧草帽,草帽的年轮已不再年轻,凸突在石缝间的老根无法掩

饰岁月漫长之河,古松的脉络里却涌着一股烈酒的芬芳。于是,它便在孤傲中挺拔起一副傲慢的嫉妒。还有坦然安卧林间的巨大孤石,无需烟火,不见蓬勃,愣愣的做成古城墙、古寨门和古松们的心脏。于是,峭立于大岭之上的夕照壁,便成了它们饱经沧桑的面颊,风雨也来,冰雪也来,日月也来,轮轮番番过后,成熟的印记也来了。

我还是找不着!

也许找着了于心已无处存放。

昨夜的半个月亮又搁在星云的梳妆台上了。

我们从这山走向那山,这山低,那山高。这山小,那山大。

守望台墙壁上写着或刻着许多“某某到此一游”的字样。忽然想起,父亲也许该对我说对不起,他当初不该没有在那个可以蛊惑人的地方留下纪念,我也不会。我不是来一游的!我是朝拜者,我眼里燃着三炷香,纵然此山不留人,也无法拒绝我永远寄托此心!月光把人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,森林又将它肢解得零零碎碎,但不管怎样,我知道它的飘落依然全在山上。

我记得我是父亲的儿子。

我不再寻找父亲了。

昨天的月亮是在半山腰上,今天的月亮是在山顶上。昨天的半个月亮本是比今天的半个月亮小,今天的半个月亮本该比昨天的半个月月亮大。■

## “成绩中不溜”有什么不好

文/吴非

开完会,返回时搭便车,司机说,和我说话吧,我怕犯困。知道我当前当教师,就问我对“成绩中不溜”的学生有什么看法,我想他一定有个“成绩中不溜”的孩子。果然,女孩初二了。我说,以我的观察,“成绩中不溜”往往也不错,只是不能太累,留一两分力气当女孩,家长千万不能逼孩子。司机说,成绩上不去,班主任建议请家教,老婆文化也不高,干着急,催他想办法,可是他反对请家教。“有没有经济方面的考虑?”我问。司机叹息,说,不完全是;看到这样没完没了地“比”,就这么一个孩子,舍不得;健康平安就行了,就不读书吗,为什么要拼命?一个孩子,输不起,就犯不着去赌了。

“你会打牌吗?”看我不搭话,他忽然换了话头。我说不会。“那难怪你不懂了,这就叫‘不赌不输’——你不想那件事,就没有那件事了。”

“那你是怎样说服太太的呢?”我知道,很多家庭的子女教育往往是太太在做主。

司机说:“我告诉老婆:我开了20年汽车,路越建越好,越来越宽,车子越来越好,开得越来越快。在高速公路上来开车,虽然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,但是一路上能看到什么呢?绿化带,隔离桩,路牌,交警,收费站;绿化带,隔离桩,路牌,交警,收费站……再来一遍,再来一遍,没完没了;单调极了,开着开着就要犯困。奇怪的很,我有时反而怀念以前的乡村公路了,虽然弯弯曲曲,坑坑洼洼,速度慢,要注意观察,但是有好多新鲜事,有味儿啊!”

司机看我点头,继续说:“现在的学生,从进幼儿园就开始竞争了,6年小学,6年中学,12年一直在高速公路上拼命跑,上了大学,还是要跑;没接触过社会,没有享受过快乐,比我还可怜。我小时候什么没玩过?我初中毕业,开车,什么人都见过;我闲时下棋钓鱼,高兴时读点书,也上网看新闻,跟你们老师在一起也能说说话。我就想,孩子‘成绩中不溜’也可以了,以后生活有点曲折,就像我这样,容易满足。有什么不好?”

为了不让他犯困,我把有关“中不溜”的话题引向深入,和该司机达成广泛共识。我们认为:“中不溜”是个安全境界,其实我们社会上绝大部分人都是满足于这个“中不溜”的,什么“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”,我们根本不去想那个“比”,已经够快乐了。还有,凭什么非要逼孩子们有那个所谓“上进心”呢?“上进心”太强和自甘堕落,都容易出事,监狱里这两端的人可能比较多。现在喊“打老虎拍苍蝇”,但谁会发神经地喊一句“抓绵羊”?绵羊,就是“中不溜”,安静稳定,吃点草,散散步,自由自在,蛮好的;特别是长得“中不溜”的绵羊,最好。

我们对生活的诠释也许会令当今“上进心”强的人士嗤之以鼻,但我想,那个“成绩中不溜”的孩子在家里没有受到责骂,也不会把家里当地狱,不会想不开,这个司机比很多牵着孩子东奔西走的“虎妈狼爸”有主见多了。

他继续开心地说人生观价值观,一点儿也不犯困了。要是开会时请他上台给大家说说话,他会不会仍然这样口角生风呢,如果他始终能这样大谈“高速路上无风景”,就太好了。

后来我倒有些分神,我想的是,这个没文凭的司机敢说“跟你们老师在一起也能说说话”,可是,我常常感到和一些老师没法说话,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■



不确定时代·婺源之晨  
摄/马康

## 廊桥

文/庞培

那廊桥在四面寂静的山谷,睁大了眼睛,仿佛一名活得太久的老农民,忘了自己为何出生、为何死亡。一名樵夫,黑黑的无人相识的樵夫,看见他时他只是背对着你,身背阔大高帽。但他已经老了。干体力活是他从前的荣耀。他甚至见过红军,见过山里的土匪仓皇从脚下的青石板路上奔突流窜。时世有时像一摊污水。现在已经干干净净。现在那里已经只剩下三月明净的阳光。一汪汪油菜地,出嫁日的红油漆彩妆,红油漆

桶。不,仿佛一名远古的渔夫身披蓑衣,竹编的、木结构的、石板条相嵌接的。连他那样经年的耳朵也长时间听不到砍柴的声音!那烟熏火燎的寂静时光,仿佛一只记忆的手掌。一册山里人家的《年代记》。山在他平展的怀里甸甸。巨大的廊柱上有一枚人的眼睛看不见子弹。你屏息静气,你仔细搜寻,你能找到蜂窝般密集的箭矢影子。日夜风吹雨淋,但那尖锐的箭矢仍旧射中了目标。

木头的灰暗黧黑中有山里人

红红的脸膛。每天村子里的牛会走过这里。牛蹄子一旦踏上桥面厚实的木板,牛走路的姿式就变成那种古代帝王式的优雅。连它下垂的肚腹也得意了几分,显露出惬意和自信呢。

我遇见他,仿佛遇见了一把群山铸就的剑。

延绵的青山,处处透露出失传了的剑法(秘诀)的气息。我寻觅山中的隐士,无意中在一丛翠竹林间碰见他英武的眼睛。■